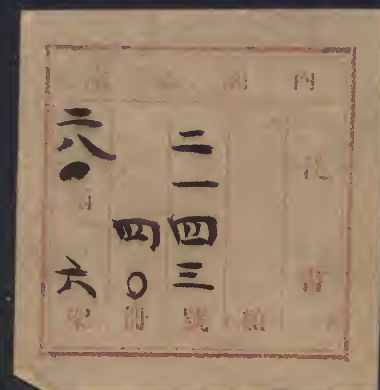


三國志

魏

七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143
冊數	40 (12)	
函號	280	13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國志

淺草文庫



晉 平陽侯相陳壽撰述

宋 西鄉侯裴松之集註

明 長洲陳仁錫評閱

魏十

呂布張邈臧洪傳第七

呂布

呂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也以驍武給并州刺史

丁原為騎都尉屯河內以布為主簿大見親待靈帝

崩原將兵詣洛陽

英雄記曰原字建陽本出自寒家為人麤略有武

三國志

魏書

五十一

三國志 卷之六 李傕傳 二八八
勇善騎射為南縣吏受使不辭難有警急追寇虜
輒在其前裁知書少有吏用

與何進謀誅諸黃門拜執金吾進敗董卓入京都將
為亂欲殺原并其兵眾卓以布見信于原誘布令殺
原布斬原首詣卓卓以布為騎都尉甚愛信之誓為
父子布便弓馬膂力過人號為飛將稍遷至中郎將
封都亭侯卓自以遇人無禮恐人謀已行止常以布
自衛然卓性剛而褊忿不思難嘗小失意拔手戟擲
布布拳捷避之

詩曰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注拳力也

為卓顧謝卓意亦解由是陰怨卓卓常使布守中閣
布與卓侍婢私通恐事發覺心不自安先是司徒王
允以布州里壯健厚接納之後布詣允陳卓幾見殺
狀時允與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是以告布使為內
應布曰奈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
死不暇何謂父子布遂許之手亦刺卓語在卓傳允
以布為奮威將軍假節儀比三司進封溫侯共秉朝
政布自殺卓後畏惡涼州人涼州人皆怨由是李傕
等遂相結還攻長安城

英雄記曰郭汜在城北布開城門將兵就汜言曰

却兵但身決勝負汜布乃獨共對戰布以矛刺中
汜汜後騎遂前救汜汜布遂各兩罷

布不能拒李傕等遂入長安卓死後六旬布亦敗

臣松之案英雄記曰諸書布以四月二十三日殺

卓六月一日敗走時又無閏不及六旬

將數百騎出武關欲詣袁術布自以殺卓為術報讎

欲以德之術惡其反覆拒而不受北詣袁紹紹與布

擊張燕于常山燕精兵萬餘騎數千布有良馬曰赤

兔

曹瞞傳曰時人語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兔

成廉魏越

布祖中所
遇枝忍皆
不如下

常與其親近成廉魏越等陷鋒突陣遂破燕軍而求

益兵衆將士鈔掠紹患忌之布覺其意從紹求去紹

恐還為已害遣壯士夜掩殺布不獲事露布走河內

英雄記曰布自以有功于袁氏輕傲紹下諸將以

為擅相署置不足貴也布求還洛紹假布領司隸

校尉外言當遣內欲殺布明日當發紹遣甲士三

十人辭以送布布使止于帳側偽使人于帳中鼓

箏紹兵臥布無何出帳去而兵不覺夜半兵起亂

斫布牀被謂為已死明日紹訊問知布尚在乃閉

城門布遂引去

與張楊合紹令衆追之皆畏布莫敢逼近者

英雄記曰楊及部曲諸將皆受催汜購募共圖布

布聞之謂楊曰布卿州里也卿殺布於卿弱不如

賣布可極得汜催爵寵楊於是外詐汜催內實保

護布汜催患之更下大封詔書以布為潁川太守

張邈字孟卓東平壽張人也少以俠氣振窮救急傾

家無愛士多歸之太祖袁紹皆與邈交辟公府以高

第拜騎都尉遷陳留太守董卓之亂太祖與邈首舉

義兵汴水之戰邈遣衛茲將兵隨太祖袁紹既為盟

主有驕矜色邈正議責紹紹使太祖殺邈太祖不聽

衛茲

張邈

責紹曰孟卓親友也是非當容之今天下未定不宜

自相危也邈知之益德太祖太祖之征陶謙勅家曰

我若不還往依孟卓後還見邈垂泣相對其親如此

呂布之捨袁紹從張楊也過邈臨別把手共誓紹聞

之大恨邈畏太祖終為紹擊已也心不自安興平元

年太祖復征謙邈弟超與太祖將陳宮從事中郎許

汜王楷共謀叛太祖宮說邈曰今雄傑竝起天下分

崩君以千里之衆當四戰之地撫劍顧眄亦足以為

人豪而反制于人不知人以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

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若權迎之共牧兖州觀天下形

東阿絕

勢俟時事之變通此亦縱橫之一時也邈從之太祖
 初使官將兵留屯東郡遂以其衆東迎布爲兗州牧
 據濮陽郡縣皆應唯鄆城東阿范爲太祖守太祖引
 軍還與布戰于濮陽太祖軍不利相持百餘日是時
 歲旱蟲蝗少穀百姓相食布東屯山陽二年間太祖
 乃盡復收諸城擊破布于鉅野布東奔劉備

英雄記曰布見備甚敬之謂備曰我與卿同邊地
 人也布見關東起兵欲誅董卓布殺卓東出關東
 諸將無安布者皆欲殺布耳請備于帳中坐婦牀
 上令婦向拜酌酒飲食各備爲第備見布語言無

帝外然之而內不說

邈從布留超將家屬屯雍丘太祖攻圍數月屠之斬
 超及其家邈詣袁術請救未至自爲其兵所殺

獻帝春秋曰袁術議稱尊號邈謂術曰漢據火德
 絕而復揚德澤豐流誕生明公公居軸處中入則
 享于上席出則爲衆目之所屬華霍不能增其高
 淵泉不能同其量可謂巍巍蕩蕩無與爲貳何爲
 捨此而欲稱制恐福不盈昔禍將溢世莊周之稱
 郊祭犧牛養飼經年衣以文繡宰執勢乃以入廟
 門當此之時求爲孤犢不可得也按本傳邈詣

未至而死而此云諫稱尊號未孰
備東擊術布襲取下邳備還歸布布遣備屯小沛布
自稱徐州刺史

英雄記曰布初入徐州書與袁術術報書曰昔董
卓作亂破壞王室禍害術門戶術舉兵關東未能
屠裂卓將軍誅卓送其頭首為術掃滅讎恥使術
明目于當世死生不愧其功一也昔將金元休向
兖州南詣封部為曹操逆所拒破流離奔走幾至
滅亡將軍破兖州術復明目于遐邇其功二也術
生年已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與術對戰

元休 季
休甫 第
五文 休

術憑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其功三也將軍有二大
功在術術雖不敏奉以生死將軍連年攻戰軍糧
苦少今送米二十萬斛迎逢道路非直此止當略
驛復致若兵器戰具它所乏少大小唯命布得書
大喜遂造下邳 典略曰元休名尚京兆人也尚
與同郡韋休甫第五文休俱著名號為三休尚獻
帝初為兖州刺史東之郡而太祖已臨兖州尚南
依袁術術僭號欲以尚為太尉不敢顯言私使人
諷之尚無屈意術亦不敢彊也建安初尚逃還為
術所害其後尚喪與太傅馬日磾喪至京師于

子嘉尚忠烈爲之咨嗟詔百官弔祭尹子瑋郎中
而日磧不與焉 英雄記曰布水陸東下軍到下
邳西四十里備中郎將丹楊許耽夜遣司馬章誑
來詣布言張益德與下邳相曹豹共爭益德殺豹
城中大亂不相信丹楊兵有千人屯西白城門內
聞將軍來東大小踊躍如復更生將軍兵向城西
門丹楊軍便開門內將軍矣布遂夜進晨到城下
天明丹楊兵悉開門內布兵布于門上坐步騎放
火大破益德兵獲備妻子軍資及部曲將吏士家
與建安元年六月夜半時布將河內郝萌反將兵

高順

入布所治下邳府詣廳事閣外同聲大呼攻閣閣
堅不得入布不知反者爲誰直牽婦科頭袒衣相
將從溷上拂壁出詣都督高順營直拂順門入順
問將軍有所隱不布言河內兒聲順言此郝萌也
順卽嚴兵入府弓弩並射萌衆萌衆亂走天明還
故營萌將曹性反萌與對戰萌刺傷性性斫萌一
臂順斫萌首牀輿性送詣布布問性言萌受袁術
謀謀者悉誰性言陳宮同謀時宮在坐上面赤傍
人悉覺之布以宮大將不問也性言萌常以此問
性言呂將軍大將有神不可擊也不萌狂惑不

正布謂性曰卿健兒也善養視之創使安撫非故營領其衆

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攻備備求救于布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術若破備則北連太山諸將吾為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便嚴步兵千騎二百馳往赴備靈等聞布至皆歛兵不敢復攻布於沛西南一里安屯遣鈴下請靈等靈等亦請布共飲食布謂靈等曰玄德布策也第為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鬪但喜解鬪耳布令門候于營門中舉一隻戟布言諸君觀布射戟小

陳珪

左

支一發中者諸君當解去不中可留決鬪布舉弓射戟正中支諸將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術欲結布為援乃為子索布女布許之術遣使韓胤以僭號議告布并求迎婦沛相陳珪恐術布成婚則徐揚合從將為國難於是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讚國政威靈命世將征四海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圖太山之安今與術結婚受天下不義之名必有累卵之危布亦怨術初不巳受也女已在塗追還絕婚械送韓胤梟首許市珪欲使子登請太祖布不肯遣會使者至拜布左將軍布大

即聽登往

并令奉章謝恩

英雄記曰初天子在河東有手筆版書召布來迎布軍無蓄積不能自致遣使上書朝廷以布為平東將軍封平陶侯使人於山陽界亡失文字太祖又手書厚加慰勞布說起迎天子當平定天下意并詔書購捕公孫瓚袁術韓暹楊奉等布大喜復遣使上書於天子曰臣本當迎大駕知曹操忠孝奉迎都許臣前與操交兵今操保傳陛下臣為外將欲以兵自隨恐有嫌疑是以待罪徐州進退未敢自寧答太祖曰布獲罪之人分為誅首手命慰

勞厚見褒獎重見購捕袁術等詔書布當以命為效太祖更遣奉車都尉王則為使者齎詔書又封平東將軍印綬來拜布太祖又手書與布曰山陽屯送將軍所失大封國家無好金孤自取家好金更相為作印國家無紫綬自取所帶紫綬以籍心將軍所使不良袁術稱天子將軍止之而使不通章朝廷信將軍使復重上以相明忠誠布乃遣登奉章謝恩并以一好綬答太祖登見太祖因陳布勇而無計輕于去就宜早圖之太祖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能其情也

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別太祖執登手
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今登陰合部眾以爲內應始
布因登求徐州牧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勸吾
協同曹公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一獲而卿父子並
顯重爲卿所賣耳卿爲吾言其說云何登不爲動容
徐喻之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
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也譬如養鷹飢則爲
用飽則揚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術怒與韓暹楊奉
等連勢遣大將張勳攻布布謂珪曰今致微軍卿之
由也爲之奈何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軍耳策謀不

素欠不能相維持子登策之比之連雞勢不俱棲可
解離也布用珪策遣人說暹奉使與已并力共擊術
軍軍資所有悉許暹奉於是暹奉從之勳大破敗
九州春秋載布與暹奉書曰二將軍拔大駕來東
有元功於國當書勳竹帛萬世不朽今袁術造逆
當其誅討奈何與賊臣還共伐布布有殺董卓之
功與二將軍俱爲功臣可因今共擊破術建功于
天下此時不可失也暹奉得書卽迴討從布布進
軍去勳等營百步暹奉兵同時並發斬十將首殺
傷墮水死者不可勝數 英雄記曰後又與暹

奉二軍向壽春水陸並進所過虜略王鍾離大獲
而還既渡淮北留書與術曰足下恃軍彊盛常言
猛將武士欲相吞滅每抑止之耳布雖無勇虎步
淮南一時之間足下鼠竄壽春無出頭者猛將武
士為悉何在足下喜為大言以誣天下天下之人
安可盡誣古者兵交使在其間造策者非布先唱
也相去不遠可復相聞布渡畢術自將步騎五千
揚兵淮上布騎皆于水北大哈笑之而還時有東
海蕭建為瑯邪相治高保城自守不與布通布與
建書曰天下舉兵本以誅董卓耳布殺卓求詣關

東欲求兵西迎大駕光復洛京諸將自還相攻莫
肯念國布五原人也去徐州五千餘里乃在天西
非角今不來共爭天東南之地皆與下邳相去不
遠宜當共通君如自遂以為郡郡作帝縣縣自王
也昔樂毅攻齊呼吸下齊七十餘城唯莒即墨二
城不下所以然者中有田單故也布雖非樂毅君
亦非田單可取布書與智者詳共議之建得書即
遣主簿齎牋上禮貢良馬五匹建尋為臧霸所襲
破得建資實布聞之自將步騎向莒高順諫曰將
軍躬殺董卓威震夷狄端坐顧盼遠近自然畏服

不宜輕自出軍如或不捷擲名非小不從霸畏
布引還抄暴果登城拒守布不能拔引還下邳霸
後復與布和

建安三年布復叛為術遣高順攻劉備于沛破之太
祖遣夏侯惇救備為順所敗太祖自征布至其城下
遺布書為陳禍福布欲降陳宮等自以負罪深沮其

計

獻帝春秋曰太祖軍至彭城陳宮謂布宜逆擊之
以逸擊勞無不克也布曰不如待其來攻感著泗
水中及太祖軍攻之急布于白門樓上謂軍士曰

卿曹無相困我自當明公陳宮曰逆賊曹操何
等明公今日降之若卵投石豈可得全也

布遣人求救于術術自將千餘騎出戰敗走還保城
不敢出

英雄記曰布遣許汜王楷告急于術術曰布不與
我女理自當敗何為復來相聞邪汜楷曰明上今
不救布為自敗耳布破明上亦破也術時僭號故
呼為明上術乃嚴兵為布作聲援布恐術為女不
至故不遣兵救也以綿纏女身縛著馬上夜自送
女出與術與太祖守兵相觸格射不得過復還城

布欲令陳宮高順守城自將騎斷太祖糧道布妻
謂曰將軍自出斷曹公糧道是也宮順素不和將
軍一出宮順必不同心共城守也如有蹉跌將軍
當於何自立乎願將軍諦計之無為官等所誤也
妾昔在長安已為將軍所棄賴得龐參私藏妾身
耳今不願顧妾也布得妻言愁悶不能自決魏
氏春秋曰陳宮謂布曰曹公遠來勢不能久若將
軍以步騎出屯為勢于外官將餘眾閉守于內若
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來攻城將軍為救于
外不過旬日軍食必盡擊之可破布然之布妻曰

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來今將軍厚公臺
不過于曹公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若一
且有變妾豈得為將軍妻哉布乃止

術亦不能救布雖驍猛然無謀而多猜忌不能制御
其黨但信諸將諸將各異意自疑故每戰多敗太祖
塹圍之三月上下離心其將侯成宋憲魏續縛陳宮
將其眾降

九州春秋曰初布騎將侯成遺客牧馬十五匹客
悉驅馬去向沛城欲歸劉備成自將騎逐之悉得
馬還諸將合禮賀成成釀五六斛酒獵得十餘頭

陳宮
侯成宋憲
魏續

豬未飲食先持半豬五斗酒自入詣布前跪言曰
蒙將軍恩遂得所失馬諸將來相賀自釀少酒獵
得豬未敢飲食先奉上微意布大怒曰布禁酒卿
釀酒諸將共飲食作兄弟共謀殺布將成大懼而
去棄所釀酒還諸將禮由是自疑會太祖圍下邳
成遂領眾降

布與其麾下登白門樓兵圍急乃下降遂生縛布布
曰縛太急小緩之太祖曰縛虎不得不急也布請曰
明公所患不過于布今已服矣天下不足憂明公將
步於布將騎則天下不足定也太祖有疑色劉備進

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及董太師乎太祖頷之
布因指備曰是兒最叵信者

英雄記曰布謂太祖曰布待諸將厚也諸將臨急
皆叛布耳太祖曰卿昔妻愛諸將婦何以爲厚布
默然獻帝春秋曰布問太祖明公何瘦太祖曰
君何以識孤布曰昔在洛會溫氏園太祖曰然孤
忘之矣所以瘦恨不早相得故也布曰齊桓舍射
鉤使管仲相今使布竭股肱之力爲公前驅可乎
布縛急謂劉備曰玄德卿爲坐客我爲執虜不能
一言以相寬乎太祖笑曰何不相語而訴明使君

乎意欲活之命使寬縛主簿王必趨進曰布勅虜也其衆近在外不可寬也太祖曰本欲相緩主簿復不聽如之何

於是縊殺布布與官順等皆梟首送許然後葬之英雄記曰順為入清白有威嚴不飲酒不受饋遺所將七百餘兵號為千人鎧甲闐具皆精練齊整每所攻擊無不破者名為陷陣營順每諫布言凡破家亡國非無忠臣明智者也但忠不見用耳將軍舉動不肯詳思輒喜言誤誤不可數也布知其忠然不能用布從郝萌反後更疏順以魏續在外

內之親悉奪順所將兵以與續及當攻戰故令順將續所領兵順亦終無恨意

太祖之禽官也問官欲活老母及女不官對曰官聞孝治天下者不絕人之親仁施四海者不乏人之祀老母在公不在官也太祖召養其母終其身嫁其女

盛德事

魚氏典略曰陳官字公臺東郡人也剛直烈壯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相連結及天下亂始隨太祖後自疑乃從呂布為布畫策布每不從其計下邳敗軍士執布及宮太祖皆見之與語平生故布有求活之言太祖謂官曰公臺卿平常白頭智計有

餘今竟何如官餽指布曰但坐此人不能官言以
至于此若其見從亦未必爲禽也太祖笑曰今日
之事當云何官曰爲臣不忠爲子不孝死自公也
太祖曰卿如是奈卿老母何官曰官聞將以孝治
天下者不害人之親老母之存否在明公也太祖
曰若卿妻子何官曰官聞將施仁政於天下孝不
絕人之祀妻子之存否亦在明公也太祖未復言
官曰請出就戮以明軍法遂趨出不可止太祖泣
而送之官不還顧官死後太祖待其家皆厚于初
陳登者字元龍在廣陵有威名又倚爲呂布有功加

陳登

許汜

伏波將軍年三十九卒後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收
劉表坐表與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
豪氣不除備謂表曰許君論是非表曰欲言非此君
爲善士不宜虛言欲言是元龍名重天下備問汜君
言豪寧有事邪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
客主之意久不相與語自上大牀臥使客臥下牀備
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王失所望君憂國
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
所譏也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臥君
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間邪表大笑備因言曰若元龍

魏志

魏書七 陳登

七

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此也。
 先賢行狀曰：登忠亮高爽沈深，有太略，少有扶世
 濟民之志。博覽載籍，雅有文藝，舊典文章，莫不貫
 綜。年二十五，舉孝廉，除東陽長。養耆育孤，視民如
 傷。是時世荒民飢，州牧陶謙表登為典農校尉，乃
 巡土田之宜，盡鑿溉之利，秔稻豐積，奉使到許。太
 祖以登為廣陵太守，令陰合眾以圖呂布。登在廣
 陵，明審賞罰，威信宣布，海賊薛州之羣萬有餘戶，
 束手歸命。未及期年，功化以就，百姓畏而愛之。登
 曰：此可用矣。太祖到下邳，登率郡兵為軍先驅。時

登諸弟在下邳城中，布乃質執登三弟，欲求和。同
 登執意不撓，進圍日急，布刺姦張弘懼于後，累夜
 將登三弟出就登，布既伏誅，登以功加拜伏波將
 軍，甚得江淮間歡心。於是吞滅江南之志，孫策
 遣軍攻登于匡琦城，賊初到，旌甲覆水，羣下咸以
 今賊眾十倍于郡，兵恐不能抗，可引軍避之。與其
 空城，水人居陸，不能久處，必尋引去。登厲聲曰：百
 受國命來鎮此土，昔馬文淵之在斯位，能南平百
 越，北滅羣狄，吾既不能遏除凶慝，何逃愆之為邪？
 吾其出命以報國仗義，以整亂天道，與順克之。

陳矯

矣乃閉門自守示弱不與戰將士從之寂若無事
登乘城望形勢知其可擊乃申令將士宿整兵器
昧爽開南門引軍詣賊營步騎抄其後賊周章方
結陣不得還船登手執軍鼓縱兵乘之賊遂大破
皆棄船逃走登乘勝追奔斬虜以萬數賊忿喪軍
尋復大興兵向登登以兵不敵使功曹陳矯求救
於太祖登密去城十里治軍營處所令多取柴薪
兩束一聚相去十步縱橫成行令夜俱起火火然
其聚城上稱慶若大軍到賊望火驚潰登勒兵追
奔斬首萬級遷登為東城太守廣陵吏民佩其恩

推人

德其拔郡隨登老弱襁負而追之登曉語令還曰
太守在卿郡頗致吳寇幸而克濟諸卿何患無令
君乎孫權遂跨有江外太祖每臨大江而歎恨不
早用陳元龍計而令封豕養其爪牙文帝追美登
功拜登息肅為郎中

臧洪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父曼歷匈奴中郎將中
山太原太守所在有名

臧洪

謝承後漢書曰曼有幹事才達于從政為漢良吏
初從徐州從事辟司徒府除盧奴令冀州舉尤異
遷揚州刺史丹楊太守是時邊方有警羌胡出寇

國志

魏書

臧洪

七

三府舉能遷旻匈奴中郎將討賊有功徵拜議郎
還京師見太尉袁逢逢問其西域諸國土地風俗
人物種數旻具答言西域本三十六國後分爲五
十五稍散至百餘國其國大小道里近遠人數多
少風俗燥濕山川艸木鳥獸異物各種不與中國
同者悉口陳其狀手畫地形逢奇其有歎息言雖
班固作西域傳何以加此旻轉拜長水校尉終太
原太守

洪體貌魁梧有異于人舉孝廉爲郎時選三署郎以
補縣長瑯邪趙昱爲莒長東萊劉繇下邑長東海王

朗菑丘長洪卽丘長靈帝末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
洪爲功曹董卓殺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
受恩兄弟並據大郡今王室將危賊臣未梟此誠天
下義烈報恩効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吏民殷富若
動枹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爲天下倡先義
之大者也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
亦素有心會于酸棗邈謂超曰聞弟爲郡守政教威
恩不由已出動任臧洪洪者何人超曰洪才略智數
優超超甚愛之海內奇士也邈卽引見洪與語大異
之致之于劉兗州公山孔豫州公緒皆與洪親善乃

劉公山
孔公緒

設壇塲方共盟誓諸州郡更相讓莫敢當咸共推洪
洪乃升壇操檠歃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
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虐流百姓大懼淪喪社
稷剪覆四海兗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佃陳留太守
東郡太守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
我同盟齊心勦力以致臣節殞首喪元必無二志存
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
皆鑒之洪辭氣慷慨涕泣橫下聞其言者雖卒伍厮
養莫不激揚人思致節

臣松之案于時此盟止有劉岱等五人而已魏氏

春秋橫內劉表等數人皆非事實表保據江漢身
未嘗出境何此得與洪同壇而盟乎

填之諸軍莫適先進而食盡衆散超遣洪詣大司馬
劉虞謀值公孫瓚之難至河間遇幽冀二州交兵使
命不達而袁紹見洪又奇重之與結分合好會青州
刺史焦和卒紹使洪領青州以撫其衆

九州春秋曰初平中焦和爲青州刺史是時英雄
並起黃巾寇暴和務及同盟俱入京畿不暇爲民
保鄆引軍踰河而西未久而袁曹二公與卓將戰
于滎陽敗績黃巾遂虜屠裂城邑和不能禦然軍

器尚利戰士尚衆而耳目偵邏不設恐動之言至望寇奔走未嘗接風塵交旗鼓也欲作陷冰丸沉河冷賊不得渡禱祈羣神求用兵必利著筮常陳于前巫祝不去于側入見其清談于雲出則軍亂命不可知州遂蕭條悉爲丘墟也

洪在州二年羣盜奔走紹歎其能徙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太祖擢張超于雍丘超言唯恃臧洪當來救吾衆人以爲袁曹方睦而洪爲紹所表用必不敗好招禍遠來赴此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不背本者但恐見禁制不相及逮耳洪聞之果徒跣號泣並勸所

領兵又從紹請兵馬來欲救超而紹終不聽許超遂族滅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與兵圍之歷年不下紹令洪邑人陳琳書與洪喻以禍福責以恩義洪答曰隔閭相思發于寤寐幸相去步武之間耳而以趣舍異見不得相見其爲愴恨可爲心哉前日不遺比辱雅贖述敘禍福公私切至所以不卽奉答者旣學薄才鈍不足塞詰亦以吾子攜負側室息肩主人家在東州僕爲仇敵以是事人雖披中情墮肝膽猶身疏有罪言其見怪方首尾不救何能恤入且以子之有窮該典籍豈將闢于大道不達余趣哉然猶復云

云者僕以是知足下之言信不由衷將以救禍也必欲算計長短辯論是非是非之論言滿天下陳之更不明不言無所損又言傷告絕之義非吾所忍行也是以捐棄紙筆一無所答亦冀遙忖其心知其計定不復渝變也重獲來命援引古今紛紜六紙雖欲不言焉得已哉僕小人也本因行役寇竊大州恩深分厚寧樂今日自還接亦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擗矢不覺流涕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為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當受任之初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天子不悅本

張景明

州見侵郡將避隔里之厄陳留克劍兵之謀謀計棲遲喪忠孝之名杖策攜背虧交友之分揆此二者與其不得已喪忠孝之名與虧交友之道輕重殊塗親疏異畫故便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故人住者側席去者克已不汲汲于離友信刑戮以自輔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為今日之戰矣何以効之昔張景明親登壇噴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然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旋時之間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

臣松之案英雄記云袁紹使張景明郭公則高元

才等說韓馥使讓冀州然馥之讓位景明亦有其功其餘之事未詳

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瀆于死亾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威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者也然輒僵斃麾下不蒙虧除

臣松之案公孫瓚表列紹罪過云紹與故虎牙將軍劉勲首共造兵勲仍有效而以小忿枉害于勲紹罪七也疑此是子璜也

僕雖不敏又素不能原始見終觀微知著竊度主人

之心豈謂三子宜死罰當刑中哉實且欲一統山東增兵討讎懼戰士狐疑無以沮勸故抑廢王命以崇承制慕義者蒙榮待放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游士之願也故僕鑒戒前人困窮死戰僕雖下愚亦嘗聞君子之言矣此實非吾心也乃主人招焉凡吾所以背棄國民用命此城者正以君子之違下適敵國故也是以獲罪主人見攻踰時而足下更引此義以為吾規無乃辭同趨異非吾子所為休戚者哉吾聞之也義不背親忠不違君故東宗本州以為親援中扶郡將以安社稷一舉二得以徼忠孝非而

足下欲使吾輕本破家。若君主人主人之於我也。年
爲吾兄。分爲篤友。道乖告去。以安君親。可謂順矣。若
予之言。則包胥宜致命于伍員。不當號哭于秦庭矣。
苟區區于攘患。不知言乖乎道理矣。足下或者見城
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惟平生之好。以屈節
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于白刃。南
史不曲筆以求生。故身著圖象。名垂後世。况僕據金
城之固。驅士民之力。散二年之畜。以爲一年之資。臣
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但懼秋風揚塵。
伯瑋馬首南向。張揚飛燕。誓力作難。北鄙將告倒懸。

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誠耳。主人當鑒我曹輩反旌退
師。治兵鄴垣。何宜久辱盛怒。暴威于吾城下哉。足下
譏吾恃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邢加飛燕
之屬。悉以受王命矣。昔高祖取彭越于鉅野。光武創
基兆于綠林。卒能龍飛中興。以成帝業。苟可輔玉輿
化。夫何嫌哉。况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
下。微利于境外。臧洪授命于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
臧洪策名于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
死而無聞焉。悲哉。本同而未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
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穀以盡。外無

疆救洪自度必不免呼吏士謂曰袁氏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于大義不得不死念諸君無辜空與此禍可先城誅敗將妻子出將吏士民皆垂泣曰明府與袁氏本無怨隙今為本朝郡將之故自致殘困吏民何忍當舍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可復食者主簿啓內厨米三斗請中分稍以為糜粥洪歎曰獨食此何為使作薄粥衆分歆之殺其愛妾以食將士將士咸流涕無能仰視者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紹生執洪紹素親洪盛施幃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滅洪何相負若此今日

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布蕞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呼張陳留為兄則洪府君亦宜為弟同共勳力為國除害何為擁衆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亦為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令屈服原之見洪辭切知終不為已用乃殺之徐衆三國評曰洪敦天下名義救舊君之危其恩足以感人情義足以勵薄俗然袁亦知己親友致位州郡雖非君臣且實盟主既受其命義不應貳袁曹方睦夾輔皇室呂布反覆無義志在逆亂而

遷超擅立布為州牧其於王法乃一罪人也曹公
討之袁氏弗救未為非理也洪本不當就袁請兵
又不當還為怨讎為洪詰者苟力所不足可奔他
國以求赴救若謀力未展以待事機則宜徐更觀
釁効死于超何必誓守窮城而無變通身死殄民
功名不立良可哀也

陳容
洪邑人陳容少為書生親慕洪隨洪為東郡丞城未
敗洪遣出紹令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
事欲為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
舉為郡將奈何殺之紹慙左右使人牽出謂曰汝非

臧洪偉空復爾為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
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
同日而生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
何一日殺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于呂
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諺曰呂布有虓虎之勇而無英奇之略輕狡反覆唯
利是視自舌及今未有若此不夷滅也昔漢光武諺
於龐萌近魏太祖亦蔽于張邈知人則哲唯帝難之
信矣陳登臧洪並有雄氣壯節登降年夙隕功業未
遂洪以兵弱敵彊烈志不立惜哉

志 臧洪

問所

問所

